著者:约翰葛拉德

人类未来进化--二十一世纪的优生 学

序言由西孟義科孚主筆

何密塔吉出版社,2006 2006年 偏僻守院山版者

2006 %

约翰葛拉德 (John Glad)

人类未来进化--21 世纪的优生学

版权©2006:约翰葛拉德

版权序言© 2006: 西孟義科孚(Seymour Itzkoff)

摄影:理查羅賓

版权所有

约翰葛拉德的电子邮件: jglad@wam.umd.edu

西孟義科孚的电子邮件: sitzkoff@smith.edu

書中部分章節已從 Mankind Quarterly and Jewish Press 出版。

这本书可以免费下载,見 www.whatwemaybe.org。

国会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資訊:

葛拉德,约翰

人类未来进化:二十一世纪的优生学

/约翰葛拉德 p. cm °

包括书目参考和索引。 国际标准书号 1-55779-154-6 优生学。 I.标题。 HO751.G52 2005

363.9 ' 2—dc22

2005052536

何密塔吉出版社出版 P.O. Box 578 Schuylkill Haven, PA 17972-0578

电子邮件: yefimovim@aol.com 何密塔吉出版社目錄登錄在互联网網址: www.Hermitagepublishers.com

謹致謝忱

我希望表达我的谢意,尤其是在准备这本书的草稿期間慷慨地提供给他们的时间來幫助我寫作的那些朋友:Carl Bajema, Norman DiGiovanni, Sarah Forman, Larisa Glad, Oleg Panczenko, Richard Robin, Alex Van Oss, James Woodbury, and Ilya Zakharov.

目录

1	吉	. •7
介	绍	•12
什	么是优生学?	•19
科	学	•20
	· 早先進化	·20
	测试	
	智力高低	
	智商衰落	
	遺傳基因病症	·30
	科学方法	
	人類的基因拚圖	41
意	識型態	4 4
	基本条件	44
	利他主义	
社	会和基因	•50
	政治:假民主之名的操弄	
	政治:假民主之名的操弄福利和生育力	•50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福利和生育力 罪行和智商	•50 •54 •56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 60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60 •63
优	福利和生育力	\$0 \$4 \$6 \$9 60 \$3 \$71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60 \$63 \$71 \$79
优	福利和生育力	\$0 \$4 \$6 \$9 60 \$3 71 79 \$4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60 •63 •71 •79 •84 •87 •88
优	福利和生育力	\$0 \$4 \$6 \$9 60 63 71 79 84 87 88 90
优	福利和生育力	50 54 56 59 60 63 71 79 84 87 88 90

结论		•••••	 •103
您能为未来世代	弋做什么?	•••••	 •104
附录 1 社会生物	勿学和人口改善	•••••	 ·105
	関威瑪政権時期和國		
•			
附注	•••••	•••••	 •127

序言

约翰葛拉德是一位勇敢的学者。他甘冒當代知識之大不諱。优生学這个名詞一直是在非理性的極左派和一般害怕的大众所要剷除的意識型態的名单上。然而,葛拉德博士清楚地和权威地指出,这只能被視为图腾的反应,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仅仅提及优生学只能引發直覺的反应—"纳粹灭绝种族,强制绝育"。以任何合理分析的标准,這种人种改善的视野是有其淵遠的人文传统來支持它的进一步应用。

葛拉德博士指出,优生学的真正的历史,在真实地人文视野上改善所有人类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并且现代对人的作用的生物本质的研究开放了許多改进人类的生理和精神情况的機會。 新發現如燃烧的速度地日新月異。因此,我们需要思想家如约翰葛拉德,以事实和可能性挑戰盲目的偏见。

今日世界是處在下降的螺旋狀態,約65亿人口,在這世纪中期以前可達90-100亿人,大多数人卻過著有史有文明以來次人类的生活。

同样力量蒙蔽那些恐惧优生学名詞的受教育者,代表著从当前无济於事的重新分配的社会政策來應付人口爆炸的貧弱者之受益的領導階層。相反于葛拉德博士所告戒的,現在正在发生的是,我們每天在媒体上看到的,具有生产力的中产阶级飽受勒索和威逼,以供煽揚贫穷、疾病和社会崩解的病態。

這些阻碍真相传播关于過去和現在新的优生学运动的理想目標的意識型態的領導干部們,卻在巴黎,日內瓦,纽约,布鲁塞尔沉溺于奢华的"慈善家"之澆水地位。这些我們知之甚詳的国际組織,浪費亿万美元为他们自己的聚会大吃大喝(他们称這些聚会为会议),残余的美元恐怕才滴入真正需要的贫穷地方,事實上這是黑幫匪徒詐取並上演的第三世界的悲剧。贫窮变得更穷,他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病態,在历史的范围上是史无前例的。

优生学,人种改善的视野,志在以真正的科学以及社会政策力量來提高人類种性的進化未来,卻在语言和误解的恶魔化中被埋没。 這其中造成语言困境和语义理解瘫痪的根源,主要是德国和欧洲 所犯下猶太大屠杀的鬼魅记忆。

在葛拉德博士明白地和果断地戳破神话的气球之外,我希望增加一桌意見,那就是纳粹声称实际上参与了优生学運動的神話。纳粹也声称是社会主义党!如果我们定义优生学为人类各式各样的种性改良工程,包括生理和精神层面,为有益地方社区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实践,我们可以说大屠杀是优生实践的反议题。纳粹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参与优生学运动而辩解,他们还知道他们正在实行"反优生"(dysgenics)。

他们掩饰了他们的作为,象所有极权政权一样,在咿呀作声的宣传中对无知者做推测式的确认,自我辨解这栋海市蜃楼。仔细地阅读他们的任务宣言,当然,他们难以说出口的作为,清楚地显露他们承认为他们知道他们在消灭比他们自己优越的人民,千年来威胁到德国优势。他们以堆积的泥坑杀害犹太人民、他们的种族遗产,铲除他们的民族居住区和他们的文化行径,他们的骄傲和所声称的

经济阴谋论,尤其是他们迅速地走出民族居住区,在各个领域里获得所有主导的社会地位。对纳粹,这变成了一个普遍挑战德国领导的自我使命。并且这仅仅是德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在整个奥匈帝国也不过是百分之四的人民。

我们只要读读有关 19世纪中期以来的德国/奥地利政治/文化两极化的论辩文献,就可以意识到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对宗教的仇恨,而是种族的仇恨。解决方案很清楚并很早就由欧洲仇恨团体相互组合,成为欧洲,若不是全世界,一个消灭犹太人的潜在力量。 简单地说,仇恨的极端化是因此而产生以便排除德国在欧洲大陆清一色种族优势的危险挑战者。

因而所有欧洲人热切地参预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葛拉德博士建议,这并不是走岔路的优生学的例子。我在这里温和地提出异议。相反地,大屠杀是由数字上和政治上极少数的欧洲基督徒掌权者所发动的全面性大规模劣生运动,来铲除聪明优越的挑战者。

吉普赛种族灭绝的问题,像在天空中不断地被投掷的沙尘,把1933年和1945年之间犹太人在欧洲的命运之真正的意义给弄模糊了。没错,吉普赛人被迫害了,并且 Hitler 蔑视他们。但是与西欧改教者不同的吉普赛人,其民族对纳粹的荒谬非理性而言,乃是古老印欧亚利安语系的一支。因此,作为印欧人,吉普赛人并未遭到预谋性的全面种族灭绝的命运。

种族灭绝从纳粹在德国 1933 年掌权就开始了; 在奥地利是 1938 年。 屠杀行动既混乱和又如野兽般,但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成功地逃开。在德国、奥地利和被占领的土地上有真实的仇恨,这种可鄙的惨暴混乱一直持续到 1942 年一月,当纳粹体会到英国和苏联仍然屹立坚强地反抗他们的侵略,而美国在珍珠港被挫伤之后愤慨地重整军备。在柏林北部的 Wannsee,其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将欧洲剩余的犹太人全面歼灭。如果德国不战胜,犹太人不会被留下以便得意扬扬地显示他们自己的胜利。

大屠杀的真正的意义,以及在犹太社区里的另一种可悲的心理障碍,是犹太人拒绝接受将这个事件的的作为反优生的范例。许多人恐惧若是如此,则只会加强一般看法,认为犹太人民如同犹太律法所暗示的,自认为上帝的选民。承认如此根据恐怕会把他们又搞得一缸眼泪。

因此这些在欧洲这几十年期间的事件并不是优生学理论的范例,原先自由人道主义的理念被转成为浮渣。而是如上所述,一个反优生的预谋运动,一个残杀精英分子的行动,跟 20 世纪的许多其他种族灭绝一样。我们如何了解这世纪的怨恨、怎么使得许多有才干的人以及在文明、思想方面具有伟大成就的族群和社会群体遭到毁灭的命运?因而我们从亚美尼亚到 Biafra 和東埔寨,可以见证我们的地球上上百万个最聪明最有生产力的人遭到劣生的毁灭。

不理解这些 20 世纪的真实的"成就",我们因而屈服于对优生学运动的理想的诽谤。我们对优生学的真实的涵义更难以阐明。

强调葛拉德博士的书的理念质量是双重重要的。因为在摆脱"纳粹优生学"这个不齿的神话以后,知和无知者必须铭记21世纪的优生理念,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需要与与大自然和谐的健康的人性的生活环境。它需要从当前教条和国际观感中革命性地翻转过来。 我

们不是要散财来重新调解我们不可能调解的事,我们需要清楚地构想人类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创造未来希望。葛拉德博士很明白地表示这些希望是:普遍高智力、利他主义、对我们的当前形势事实的合理实际的分析。我们的世界正因无能的大多数和这些无能所造成的潜在的医疗和生态灾难而无法运转。优生学运动所能提供的远比千上万家庭决定传宗接代和抚育健康的下一代还多。进入个俸。的治损客)服从科学规律,就能从而行动防止更多苦难和折磨的分就班的全球性的优生学运动,在未来数十年(如果不是一世纪的话)可能做的是拉上希望的帷幕,来取代最近数十年中产阶级悲观内化的忧虑和疑云。

我们是在科学现实的尖端,揭露我们以前作梦都没想到的人的生物本性。不仅仅是辨认胎儿的潜在伤残、解决不育的悲伤、甚至在其他路都不可行的情况下克隆一个理想的孩子。今天科学家以及全世界,都在搜寻怀孕早期的酶的显示标志,以便找到智力高低的基因。当这些标志被发现时,基于众所公认在家庭之内智力可变性具有任意本质,母亲和父亲将被允许选择他们的孩子的潜在智力。社会大众在这里无疑愿意投票给他们的试管以作为一种优生解答。

它也许是生物学家葛拉斯(Bentley Glass)曾经评论的,性关系将从他们生育角色被解放。 优生学吗?

这当中的障碍是,我们必须现在教导社会精英份子,以科学和司法和道德谨慎监视引导下的生物定则和决定可以给我们所盼望的世界。这里是真正的经验主义式的、具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希望,而不是所谓的平均主义式地往下拉扯我们的子孙脑力的病态性的悲剧。

约翰葛拉德的《人类未来进化》是一本重要书。它需要许多读者。 我肯定它将达到这个目标。

西孟義科孚 (Seymour W. Itzkoff) 笔

我与你为伴,你,这一世代的男人和女人, 因此或者许多世代。 Walt Whitman,"横渡的布鲁克林渡轮"

第一世界大战和随后的经济消条破坏了帝国和阶级特权的心态,这思想的真空由极端平等主义来填装。20世纪的西方社会由一个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主导。佛洛伊德、马克思主义、B.F.Skinner 的行为主义,Franz Boaz 的文化历史和 Margaret Mead 的人类学都强调了人类的奇妙的"可塑性",以及其"可编程序性"。学界不断说明解释了人脑与其天赋相差不多,人彼此的差异在于我们的养育和教育不同。软件是一切;硬件是相同而因此意义不大。向乌托邦的通路仅仅需要改善养育。

在20世纪半的期间,甚至当科学家被允许教进化论时,其自由的程度没有被延伸到如何提高人类的未来进化这个题目上。这镇压与遗传学的革命性发展刚好并行。现在这种思想审查已经被禁了,并且在优生学运动对立的仇敌之中有了共识,就是优生学不再是禁忌了。

这些涉及的问题伴随着所有层次的后果,从最微小的个人团体忧虑人类的未来基因的构成,这单一意识形态很有可能爆发内耗的争乱,因此敌意经常会紧压合理的讨论。但无论社会迫切地试图避免这些问题,它们已经成立在我们之前,要求如果不是决议的话,至少要承认。本书的主旨在于试图提出压制优生学运动复兴的主要论据。

*

我们人类对我们的成就也许自傲,然而我们比山顶洞人时期距离能够解决人类大问题实在不近。时间延不尽地往后退落或往前是难以想象时间有起点或结束。心理上我们需要地图—这是一个我们在宇宙存在与位置的概念—我们因此介入我们发现无法忍受的填空的造神话。为了持久,世界观首先必须形成来解释宇宙,然后缓和我们的恐惧、并且满足我们的渴望。逻辑不是前提。神话可能自相矛盾,甚至是与真实世界不一致。

不管我们居住何时何处,我们不可避免地察觉自己所在的国度为中心王国,或者我们对其他文化的造神话表示微笑谦逊,或者我们与他们打仗、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独一无二地正确)世界观。如果我们擅长制作武器,我们一般能完全说服被征服者--我们的神话比他们的优越。

直到 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接受了〈创世纪书〉的文字解释,但另一方面进化论提出了一个根本地不同的解释人的起源。今天,试图以科学调和宗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毫不奇怪,是充满矛盾的。 其中有一些是:

a) 当其他种类的动物和植物可以在几个世代之间进行重大的 变动时,我们人类维持在数千世代内进行生物交配来根本 性地改变的人种进化的选择条件,但我们只达到最浮面的基因变化。

- b) 知识分子(虽然不是街道上的人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进化的成果,但是他们同样是站在奇怪的假定-人类是进化过程中不再受影响的一个种类。
- c) 纵然社会支付代价来偿付任何形式活动的能力与进取精神,它变成一种时兴声称--这样因素在社会阶层的形成并不扮演任何角色,而是整个地被用来投机和争取特权。的确,学者掌控制出版的市场和学术界否认人类人口内在智商变化的存在。
- d) 我们开发了巨大的学术测试的产业,但它的研究结果广泛 被宣称是不仅仅近似而且缺乏正当有效性。
- e) 从小家庭的转变,我们已经观察到智力一代不如一代,就如早期的优生学家所恐惧,但是我们却自然接受这种现象。
- f) 我们越来越成功地实施所谓"医学"来排除天择过程,并坚 定地相信未来世代并不因我们不愿取代天择的选择而受影 响。
- g) 目前科学界正努力解密人的染色体辨认的工作,而我们继续用道德标准来看待我们很快能以科学解释的行为。
- h) 当我们的社会行为,像那样其他动物种类,必须聚焦在交配的仪式时,我们对这个过程的观感是由无数伪装禁忌和 迷信掌控。 现实和幻想之间的鸿沟是无以复加的宽。
- i)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遗传的种姓世袭的社会,将天分高的 人纳入较低的的社会等级,高效率地利用和柞取这些世袭 的社会等级,而同时宣称"机会均等"为我们的口号。
- j) 我们拒绝承认我们是符合疾病定义的一个类种, (临时地) 解脱于天择的局限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外,只是残杀我们 自己的同类和破坏我们所寄生的地球。
- k) 我们创造了一个资源耗尽不能永续的经济体系。同时我们宣称更高的消耗量为社会进展的目标。
- 我们宣告言论自由,在社会任何角落里却毫不留情地指责 攻击所有有关人类遗传学观点。

因此,技术革命伴随着,并不是神话的排除,而是生物学的否定。所有政治进程的取舍必要取决于参加者的相对力量,因此在政策制定期间未来世代没有被考虑到。

尽管有大众意见和偏见,科学事实是逃不脱的。在您阅读这个句子的时间内,人类基因将已进化了。有些种类例如腔棘鱼(coelacanth)难以置信地生存了4亿多年,但他们是罕见的例外。人类是一个最近链接在进化过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主导人类人口选择淘汰的条件已经有了革命性变动。

最后,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满足我们自己作为生物类种之一而已。这是巨大的分水岭区分了倾向基因干预的人和反对它的那些人。不管我们的个人态度如何,基因的乐透奖的确生产了许多优胜者是无庸置疑的事实,然而更多人是比较不幸运的。

优生学运动可以被了解为人类生态学,长期替未来世代做說客, 争辩说—虽然我们真的不应该放肆地自满我们预言未来的能力,我 们可以定义我们想要的—健康、聪明的婴孩将成长为情感平衡,利 人利己的成熟人。

现在,当多数人比以往长寿,活过生育年龄,其中道理并不是那些自然选择的幸存者将成为地球的主要人口,但是那些人多产子孙的人。我们现在生物競择的革命转变由生育力而不是由死亡率主宰。

在理论架构上我们终于有了共识—机会均等是一个想望的目标。 然而我们社会精神不仅坚持享有平权,我们还坚信我们彼此差异 无几,仅不同在养育。

仁慈地,欢悦地,我们每一个是独特的个体,并且这独特性延伸到我们的种族和全国团体。 我们不是有着不同的软件的相同机器。没有例外地,所有族群在基因隨机组合上产生了优胜者和失败者。 基因干涉者争辩说—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将最佳基因、尽可能独特的遗产传递给我们的儿孙是我们的道德义务。 反干涉者则指出,在终止世代递传的珍贵警棒,我们可以容易地导致一个不可弥补的灾害。但没有决定也是一个决定。

我们每天所做的许多决定都有着基因的后果。 谁在生孩子,有多少?任何影响生育力的事物是淘汰选择过程的一个因素。 这包括散步到最近的药房购买避孕器、参观堕胎诊所或者决定减少甚至放弃生育子女以便能进展自己的事业和教育。拒绝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和抚养补助给所有的接受福利救济人口,政府为某些人提供了强烈动机生孩子,或者提供有些人障碍因素给不生孩子,这项政策在基因选择上已经起了一个重大的作用。

优生学家争辩说,我们在物理世界里必须接受我们作为生物之一的地位。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并且比其他动物更具高层的哲学意义的生存形式,他们相信我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将我们的利益放在生育那些未来世代,就像其他物种在维系其生存人口一样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人口。简而言之,他们主张以科学淘汰来替换自然淘汰。用法兰西斯葛登(Francis·Galton)先生(优生学和统计学之父)的话说:

尽管自然天工是盲目地,慢慢地和无情地,但是人为可以精俭地, 迅速和善意地进行。当天工在人的力量范围内时,人就责无旁贷地往 在那个方向运作。"

这本书是有关于生命和智力的意义和我们在宇宙的位置。 它根据生活和爱的理性哲学,为我们的孩子有意识地承担做父母的责任。它在优生学运动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提供善意的男男女女友好的情谊。希望大多数人分享同样价值 希望和恐惧。如果没什么异议,我们应该能够同意我们有权利不同意。

a Francis Galton, "Eugenic, Its Definition, Scope and Aims," *Sociological Papers*, 1905, I, 頁 45-50, 45; 引用自 Weingart, Kroll, and Bayertz, 1988, 頁 33.

优生学运动充满着历史、价值和情感,它以科学为根据,但不 仅止于科学。我在这儿尝试结合各种不同领域成一种综合方法。我 要求读者的理解看似不同领域,但是任何严肃、宽广的世界观都必 然是折衷的。

人类已经进入一种革命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了解到基因机制、新的生物科技、和以往以道德棱镜所见的人类健康和行为范围的科学解释。启示的精灵不可能被紧压回到无知的瓶罐中。人手中所掌握的远景,例如未来几年内将完成的人的基因图使人敬畏,我们必须假设,未来在遗传学领域的发现将提供我们前所未有的想象能力不同意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造成的将看似乎奇怪,我们必须问自己作为生物物种未来怎么做,如何达到目标,如果不是乌托邦,至少比现有的离目标较近,或者至少知道如何生存。

优生学的拥护者将他们的目标看作是人权奋斗的一部分-在我们以后的未来人的权利。 象马丁路德他们所争论的,我们也许会疑问我们是否到得了被承诺的土地。也可能没有最终目标,而只是不断追寻,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孩子而开始了这趟旅途,尽我们最大能力、保证他们比我们出生为更好的人民,并且他们继承更多我们的优良品质和较少我们的缺点。

什么是优生学?

这棵垂柳! 为什么做您没有种植一些 为成千上万尚未出生的孩子, 并且与我们一样好? 是他们不不存在或者细胞睡著了... Edgar Lee Master,"哥伦布哲尼", 收录在"春天河文集"

一旦人类连续性与其他动物界已经建立了,试图改进人类的染色体变得不可避免。 优生学简单说就是应用人类遗传学,美国人类遗传学学会的前六位理事长有五位是优生学学会的理事,历史上,现代遗传学是优生学运动的旁枝,反者不亦然。

积极面的优生学是指提高具有优良基因的人的生育力之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财政和政治鼓励、设定人口统计的分析、体外受精、卵 移植和克隆。一些希望刺激他们的出生率的国家已经采用积极优生 学的改良形式。

消极优生学是瞄准基因不良的人并降低他们的生育力,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家庭计划名义下的各式做法和基因咨询,其中包含堕胎和绝育。为了保证毫无歧视地替大家提供这些服务,它主张至少低收入者可以免费接受这些服务。

遗传工程,对早期优生学家是未知的,包括了积极干涉遗传因 子的延续,而不必然鼓励或不鼓励基因优劣者的生育与否。

科学

早先進化

狼,蛇,肉猪,我都不缺, 欺诈的神色,轻佻词, 非法愿望,不缺, 拒绝,怨恨,延搁,卑劣,懒惰, 全不缺。

Walt Whitman,"横渡的布鲁克林渡轮"

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相差几稀的物种类和次物种之间画出区别,这个问题可以由不同的观察员不同地解决。在现代人口的情况下,科学家倾向于追求矛盾的社会政治议程,激烈地争执分界线。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 (Carolus Linnaeus)在 18 世纪建立双项式命名原则系统来辨识所有生物 (至少在我们的行星之中)与现代人总范畴的智人(Homo sapiens)之间的关系。今天所有人,不管是丛林居民、澳大利亚土人、日本人、爱斯基摩人或者高加索人,都包含在一个唯一人种之中,任何关于次人种的所有讨论都被之质疑和敌视。回应由右派分子法国政客吉恩·Marie Le Pen 发布种族不平等的声明,1997 年一群著名生物学家签字否认了人类人口中种族(race)的存在。 实际上,1935 年优生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首先否定种族存在。 再次,这项声明是由希特勒的反犹太宣言之政治事件所触发的。"我们现在相应地有一个唯一不同的颜色"现代人"范畴。现代基因研究显示证实了所有人的相似性,并且人和黑猩猩的非重复性 DNA 有 99%雷同。

科学家现在一般同意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但是这观点里头有相当大的分歧,那就是当前种群之间的(intergroup)区别是否可以解释成一百万年前 Homo erectus (多区域论"multiregionalism")进化而来或十万或二十万年前后来居上的 Homo sapiens 的出现取而代之,将其他与之接触相争的原始人类铲除(替换理论)。更加早期的原始人类之间的混种仍然存有揣测的空间,多区域论者被指控为以生物根本区别的绝对性来支持种族主义。b用学者西孟義科孚的话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信仰的渴望,好像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抽象意识形态诱惑着知识分子。"

猎豹和马的系谱提供有用的比对模型。基因研究显示出今天猎豹显示那么少的差异, 他们的祖先一定通过这样一个狭窄的竞争瓶颈使得少数几个能由近亲繁殖使种类永存。马 却相反而显示巨大变化,这是在世界不同的地区独立驯服和养殖的结果。

终极而言,遗传学更像是一盘棋,一个位置的发展是纯粹的历史兴趣并且无法决定 棋戏的结果。就好像桥牌,成功主要取决于玩牌者的能力记住哪些牌早先被打出了。根据 种群之间的人口之明显的可变性,不管当前可变性怎样出现,干预人类进化的可能性引

a Pichot, 2000, 頁 12-13.

^b Balter, 2001.

^c Itzkoff, 2000, 頁 265.

导我们追寻新的水平视点。人类起源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但我们去向何处又是另一个问题。

虽然替换论承认人种至少已经从非洲迁徙出来后发展了大约至少五千到八千个世代,并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地区和情况的天择。 这样过程足以形成各种各样的次人口群之间的重大差异。 另外,更加巨大的变化必须根据生物差异在各种各样的人口从非洲迁徙之时的证据之上。 因为人类人口在非洲比在非洲大陆之外有很长时间进化,非洲人口比其他种族显示更巨大的遗传多样性,迁徙出非洲之外的少数的人口也许反射了至少其中一部分的变化,而且移出的人口也许和其他在非洲和早先到达的那些原始人类混种了。比较起来,动物育种可能在几个世代之间就可达到重大的进化。 这些因素,结合现代社会和选择性交配有关的专业化,是物种之间进化的主要来源。

或许如果 Homo sapiens 已经活跃了 15 万年,我们的未来存在也可能地更加短暂。从这里看,人类因而是聚居地的开始和显然的结束,而不只是所有人们活在任何的时刻,而是整个社群活着的未来人类的全部。优生学家思考所有人的道义责任,我们不仅仅是行星生态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它的保护者。用神话学者约瑟夫·坎伯的话说,我们简直是行星的知觉意识。^a

著名的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研究南委内瑞拉和北巴西的 Yanomama 的社会和基因构成,他令人信服地争辩说,他们的社会结构是最近1万年期间人类聚居时期的典型的人口。这些是实践一夫多妻和乱伦的小型隔绝的人口,使得自然在广泛不同的环境里选择淘汰种种不同的基因遗传型(genotype)。这样情况有助于迅速演化。大混合也许仍然是漫长的路,也许的确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不断向外混种的人口正在减少人类之间的多样性,而同时制造大量容易受到基因变动影响的人口。b

历史清楚地显示出,不管是宗教,语言或者种族的不同差异时社会和谐是特别难面对的。历史上的滔天大罪是族群对族群之间的暴行,并且当两个或多个族群互相可以清楚地区分的时候,情况更是严重。美国虽放弃罪不可赦的奴隶制但却保留一世纪之久的歧视,现在试图达到种族平权,但对种族冲突的恐惧将无容置疑地持续扩大,而且很不幸地这是有根据的。同时问题被弄混了,种族主义被定义成 a)族群歧视和仇恨的;b)族群之间差异的有关讨论。这二个题目相当不同虽然彼此不无关系。社会菁英决定族群之间差异的研究讨论太具煽动性以至于不能允许广泛谈论,他们错误地呈现这些研究是要求族群质量的完全分离而不是具体特征的相对统计频率。

我们应该都能同意族群差异是科学的,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在优生学的论据中,它们说到底是毫不相关的。尽管有些人群比某些人群期望繁殖下一代的欲望来得热切,但是每一个族群都有贤明之士来养育未来世代。不管族群差异如何巨大,事实是尽管有族群差异的根据,我们应该比较不要自我满足。

测试

一个肯定的测试,一个容易的测试:

^b Neel, 1983.

^a Campbell.

那些喝啤酒的最佳,

布朗啤酒,强烈...

罗伯特葛列夫,"强烈的啤酒"

自从 20 世纪初期首先创始了智商测试,美国军队密集地运用它来选择新兵并确定其最佳应用的领域。平等主义的拥护者攻击这个具有历史基础的科学,然后将其结论全盘地应用于现代科学。当然早期智商测试的问题在今日的测试者的眼中会引起困窘的微笑。譬如,Knight 引擎是否使用于 Packard、Lozier、Stearns 或者 Pierce Arrow? 或 Velvet Joe 是否出现于牙粉、五谷杂粮、烟草或者肥皂的广告中?"这样问题也许对在美国长大的青年人而言还有一些有限的有效性,但对最近移居美国的新移民和几乎不讲英语的人是明显地不适当的。这样人在测试时结果一定不好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数以万计心理学家勤勉地设计试验的现代测试,是同样地有缺陷并因而完全无效的。

希望 20 世纪的扩展教育不仅在世界各地帮助人们获取具体事实,而且更加高效率地使用他们的脑力。但令人恐惧的是在现代社会固有的劣生的生育力的模式创造一代不如一代的后代子嗣。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分辨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之间的差异。基因型是基因潜力;表现型是发挥的潜力。例如,统计数字显示在世界各地人的身高持续增加。原因明显地不是修改过的基因而是被改进的营养(或许是带有激素的肉品)。但基因型会设定极限,如果测量一群矮人并给与营养丰富食物,而给与另一群 Massai 部落成员较低品质食物,矮人群明显地会增加身高而 Massai 人会变矮,但是矮人不会变得比 Massai 高,并且不会发生拉马克作用转嫁到他们的孩子的身高。

在与专栏作家瓦特里普曼的一次辩论中,心理学家爱德温伯林讽刺地说:"智商是智商测验衡量的结果",这不必然是人的原始的智力。你必须区别概念性变数和它操作性定义之间的差异。智商测验只是表现型一项可能的衡量措施。

基因型智商低落的估计是每个世代1到4点的范围内,b但新西兰政治学家詹姆斯佛莱恩一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声称,智商测验分数实际上稳定地增加。象 Stanford-Binet 和 Wechsler 这样测试通常测量题目并且建立新的平均比分和标准偏差。从 1932 年到 1978 年测试单位不断地重新设置准则,每一次都将得分栏提高些。当准则保持不变时,智商平均在 46 年中上升了 13.8 点—差不多有一个标准点偏差。6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结果。它表明智商差异可以相对地改善,这超乎我们原先所认为的,并且存在优生目标当中的平等主义的理想,比早先相信的更加容易地被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推测由基因型所限制的表现型。如果 Flynn 是正确的,显然发生过的是表现型的改善超越了基因型的恶化。

^a Examination Alpha, Test 8, forms 8 and 9, 保羅引用自 Robert m. Yerkes 所編輯的《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選自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第十五卷,華盛頓,1921.

^b Herrnstein/Murray, 1994, 頁 401.

^c Flynn, 1984.

SATI的目的是能力测验,而 SATII 恰好相反,是具体地测量主题知识。 SATI包括二份:SATV(辞汇)和 SATM(数学)。 Flynn 指出,与上述的智商分数的同时,SAT的辞汇表现上有一个相反趋向值得注意。

SAT 比分可以通过教导练习上升,但这种改善是受报酬递减律支配。数学比分在 40个小时练习以后大致上升 30点,辞汇部分大约是 20点。但是再投入六倍的时间却没有达到 50%比分的持续的改善。a

测试一般享有广泛的公开支持。1979年 Gallup 组织要求美国人代表性抽样他们所认为的标准测试,百分之八十一回答它们是"非常有用"或"有些有用的。b"同时,国民教育协会、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和罗夫纳德(Ralph Nader)的追随者组成强有力的联线坚定反对这些标准。这个联线在政府和媒体有许多显要的支持者,譬如说 Dan Rather,在 1975年 CBS 新闻特别节目"智商神话"宣称智商测试不仅是对智力毫无作用,而且具有偏见,因为"经济阶级的划分取决在智商比分的指标上。"。但是这个联线没有一个着联系许多其他问题意识的团体的一般群众支持。犹太人的测试结果都很好,因而我们不惊讶美国犹太委员会、反诽谤同盟和美国犹太联会都向最高法院提出质询简报,反对"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项目。d

智力高低

主,让我知道我的终点,

以及如何衡量我的寿命,到底是什么;

如此我也许可以知道我有多脆弱。

"赞美诗 XXXIV", 4

有所谓的一般智力("g")这样事的存在?每一个体拥有完全不同的能力-即所谓的多智力?所有关于"单一智力"的科学讨论充满政治意含,因为它可以被解释作为提供人的整体价值或位阶的手段。

^a Herrnstein/Murray, 1994, 頁 401。

^b Lerner, 1980, 頁 121.

^c Snyderman/Rothman, 1986, 頁 83.

^d Finkelstein, 2000, 頁 36-37.

一般智力的拥护者,20世纪初查尔斯史比门指出了空间,数字和语言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一个智商比分根本上是 g 一个数值的表达式,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蠢人的存在,这种人连应付最基本的日常任务的能力都没有的人,却可能是有成就的音乐家或雕刻家,他们可以跟电脑一样精确地在计算一系列的数字,或者可能容易地详述 18 世纪天气情况。换句话说,他们的特别能力和他们的其他能力之间的关联性是消极否定的。我们不需要局限于例外的个案。当一群学生接受专业能力测验来评比他们在全世界的智力与位阶时,超过一半名列前茅,在具体特别能力上占了前 10%计分。a

那么如何评估不同的能力?智力高低的意义可能被夸大的,或甚至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根据脑子所占的有限的空间而言,某些能力的过度发展也许是平衡牺牲其他能力而来的。许多时候,问题象是一半空或一半满的有名杯子。它全部取决于观察者的观点。

^a Tucker, 1994, 頁 219; 引用自 B.S. Bloom, "Testing Cognitive Ability and Achievement," 出自 N.c.Gage 編輯的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sting*, 1963, 頁 384.

智商衰落

这个低下的蠢人,

窃取不光彩而遁入这沈默的坟墓...

威廉琼斯先生,"抒情诗:模仿 Alcaeus"

我们何以可能保护未来世代的利益? 这个问题在一个认为孩子仅是一件普通的商品的世界里是极端困难的。在先进社会里人们选择少生孩子,所谓的"人口统计的过渡转折"由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研究以曲线,图表和图所有方式,将一个孩子的费用作为汽车电视,或俄

在基因库中能力高的女人追求教育和事业因而减少他们的生育力(在 20%美国夫妇中,被延迟的生育力结果是被取消的生育力),而另一方面我们根据生多少个孩子所需的负担来酬赏能力不足的女人生孩子,甚而否决他们自己请求堕胎的权利。如此一来,其后果为何呢?

接受国家发展的福利救济补助的女孩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应付学校课业能够选择怀孕以便逃学,一项2001年的研究表示,美国妇女三分之一年收入超过\$55,000的是在年龄40无子女的,并且可能将一辈子不曾生育。a

当"总多产率"(TFR—妇女有在她的一生所生孩子的数量)在测量的生育力模式代表重要标准,一个世代的长短也扮演角色。明显地,妇女越及早开始有孩子,她可以更多地孕育可以可以子孙。 想象二个小组,甲组的妇女平均年龄 20 岁生第一胎而乙组在 30 岁。甲组比乙组将多 50%有效地生育更多孩子即使 TFR 率是相同的。在纽约纵向研究青年时期的报告举出,智力最低的 5%的妇女比最高的 5%早七年生第一个婴孩。 b

根据优生学论据,堕胎影响重大到选择淘汰的过程,特别是服务于高智商群,他们很容易利用并支付它,但堕胎对低智商群却是拒绝服务的,除非是依靠政府的补助或免费。堕胎率与受教育的长短有关,可以用来作为智商测验的一个不完整的替补。1979年,美国堕胎率与20岁或以上的妇女具有高中教育的标准是44.3,只有八年教育以下的妇女是3.2。°

另一个重大劣生的因素是战争。人自認是上帝以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生物,人不仅对他的环境而且对他自己使用改进的技术予以施加巨大的暴力。 从来是所谓的平均主义者,而不是遗传论者,对历史上的谋杀和流放是噤若寒蝉的,不管是在俄国、中国或者柬埔寨。他们的逻辑有悲哀的一致性:如果大家是相同,在我们的时代里任何人干涉达到乌托邦的道路的人,在下一代当出现时可以被消灭或被取代。

当花样年华的欧洲的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体前进地战死在战沟里,战争是破坏性的天择机制并变成为了一个频繁地被谈论的题目。也正是这项特殊的冲突催生了智商测试,以便更加准确地选择能力适当的年轻人来当炮灰的。

^a Hewlett, 2002.

^b Herrnstein/Murray, 1994, 頁 351.

^c Henshaw/O'Reilley, 1983, 頁 10.

在猛烈内战冲突事件中,同样地军队主要是瞄准在真正和潜在的反对力量。因为反对的定义包含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投入,摧毁的目标经常是有能力干才的人。史家 Nathaniel Weyl 将此现象叫做"扑杀贵族"(aristocide)。 a统计分析显示出,这样过程导致了相对地人口智商的平均普遍低落,但是智商高的人的数量却格外凄惨地减少了。 b

卓越的个人对文化、科学和一般生活水平的贡献跟他们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如果没有几位屈指可数的伟大作曲家象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布拉莫、史特拉夫斯基、孟德尔松,请问你能想象什么样的音乐的历史吗?同理可类推到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所构成的"最后的名单"。排除这些天才并不会明显地改变下一代平均能力的水平,但是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如何的贫困呀!

这样过程的后果是显然地惊人的。即使以一个相对地稳定的平均智商的社会,领导者的智力显著减少将造成贫瘠社会—至少比起它原始的状态而言。这个教训是巨大社会变动或动荡与他们的基因后果没有必然的关系。

基因病症

没有所谓定而不移的生物基因库这样事,因为物种的每个新的世代以突变的形式继承新的基因。 在极少数情况下突变可能改进个体的生存能力机会,然后新的基因整体上广为分布于人口中。然而大多数突变导致子孙的减少。这是突变和死亡的经典性平衡,也就是所谓的"天择",这是生物学家斩钉截铁所接受的认识。

这本书提出关于人类文明和道路的价值和目标的某些宽广的哲学问题,使得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在追求或拒绝人为淘汰的过程。它不是想要讨论关于人的遗传病的复杂性。比喻性地说,你可以将本文比作路线图,而不是汽车修理手册,但是几个特别重要的基本要点仍然需要提出来。

我们在医学已经做到了使得天择减少了到几乎零这样的地步。98%美国人至少存活到他们的第二十五个生日。"医学主要目的在于有益于它的创作者—当前活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谈论病症,重点应该强调在"水平式传送的"传染病和"垂直传送的"遗传病。对医生、制药公司或者是能从尚未出生的人手中收费的医院而言,它终究是非常困难的。 医学是取决于付钱的顾客的事务,而动机最强的客户—不仅能够而且热切支付的那些人—是那些正在受害的。

大英百科全书简洁地提出某些明显事实,有关 3,500 个 autosomal 显性、autosomal 隐性和性别相关的混乱的事实(这名单不断地扩大):

流行病学研究建议大约所有新生儿的 1%有单一基因缺陷并且 0.5%有总染色体异常 , 这足以导致严重的生理瑕疵和智力缺陷。 新生儿的 3%到 4%以先天缺陷 , 研究显示至少一半遭受到主要基因影响。最少出生的 5%可以见证自己有总染色体异常 , 而 40%到 50%自发流产牵涉到

^a Weyl and Possona, 1963; Weyl, 1967.

^b Glad, 1998.

^c Trafford, 2002, F8.

胚胎的染色体反常。大约所有婴儿死亡率的 40%归结于遗传病;由于遗传障碍, 30%小儿科和成人患者的 10%要求入院。医疗调查估计,基因缺陷-经常较少存在-约所有成人的 10%....但大约所有死胎和婴儿死亡的 20%同严重反常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大约所有诞生的 7%显示某一精神或生理瑕疵。"

情况变得更加可怕。自发突变率,也就是基因"出错率"估计是每人200,b其中多数看来是中立的,但是未知的其中百分比若是显示出来则是不受欢迎的,它们的作用是累增的。除非必要和充分因素导致具体病症的基因反常现象之外,多因素病症大数存在于某些基因所倾向的具体病症例如大多数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

早期优生学家想法简单地认为只要防止遗传病症的病人生育孩子,就足以使每一代越来越健康;然而导致疾病的多数基因是隐性并极端罕见的。因此载体的数量大大地超过实际上受影响的人的数量,并且这些活着的无法兢存的个人的不生育只能缓慢的减少下一代的疾病。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不受欢迎的病征在1%人口中发生了,它将需要90个世代的递传才能使发病率降低到0.01,900个世代之久才能在任意通婚的情况减低到百万分之一。。既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自发突变率将依然存在,将须要永无休止地中和它。

遗传工程技术迅速地推进。患有基因病症的患者已经可以在体外受精,然后进行胚胎筛选,就是所谓的"植入之前"的基因诊断,然后再选择安植一个健康胚胎于母亲的子宫里。这是已经被实施根据一个义务,逐渐依据的。这是一项已经施行的自愿渐进的优生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改变具再生的生殖细胞和不具再生的体细胞。生殖细胞线疗法并不符合积极或消极优生学,这两种方式鼓励或劝阻个体加入世代延续的序列,但这样疗法无疑是优生学的。当可能性早先出现时,一般态度是绝对谴责;现在则倾向是以延期偿付的方式来看待这种新的疗法。生物伦理贾弗里茨曼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写道:

除了宗教面之外,不影响生殖细胞线并不具有道德辩解力。如果有一天不仅对生殖者本人,还有对所有他的后裔,以这种方式发现了治疗遗传性疾病的方法,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禁止它?^d

这样成就代表了基因突破,但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疑问的解答才刚开始起步。即使如此,遗传学家已经修改植物和动物生殖细胞线,并且未来人的生殖细胞线疗法只是时间的问题。同时,基因咨询和治疗只是偶尔帮助那些现代人来牺牲未来世代。即将身为父母亲的人知道自己具有一个隐性基因并可能使下一代导致病症,可以选择性地堕掉将会积极显示这一个隐性基因的胎儿。因此,父母亲的直接下一代可以免于病症,但隐性基因的载体数量将一代又一代地增加下去。

^a Encyclopedia Britnnica, "Genetic disease, human."

^b Ridley, 2001.

^c Hersh, 1966, 頁 568.

d Mann, Fritz, "Eugenique et ethique commune dans la societe pluraliste, Missa/Susanne, 1999, 頁 140.

问题是父母是否有道德权利带领孩子进入一个对他们的遗传不利的世界。引述哲学家 Emmanuel Lévinas 的话:"我的儿子不只是我的创作,象一首诗或一个物件。他不是我的 财产。"a父母亲责任能被解除否认吗?Marcus Pembrey 是一位伦敦大学儿童健康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在谈论基因咨询的课题争论说:

目标不应该是减少遗传病的新生儿的发生,因为以此为宗旨的有选择性的堕胎服务是不顾母亲的自主选择...减少发生遗传障碍的新生儿不是一个适当的基因服务宗旨的看法现在广被采纳。b

这是所谓的"个人服务模型" 基因咨询,将儿童的福利屈居在他们的父母的权益之下。这样看法在法院可能备受挑战,例如 1964 年的"不当地活着"的法律案件(首先出现于美国,要求意外致死诉讼案件作为一个判例),甚至以集体诉讼为依据。而我们也许早先缺乏减少基因病症的知识,无知的论据方式在将来越来越少有份量。父母亲姑息的态势将不可与 1957-1961 年 Thalidomide(一种安眠药)畸形婴的丑闻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这将是触犯充分的知识和意向的行为。

生殖细胞线的干预将遭遇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抵抗,感觉这样疗法是"不自然的"并且我们没有权利"扮演上帝"。甚至于拒绝传统式的照顾,我们常听到这些例子来自某些宗教团体,或一篇偶尔地描述某家孩子由于缺乏药物治疗死了的报纸文章。也有来自非宗教的反对是因为他们担心犯错。的确错误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当我们充分了解人类遗传学时,非宗教的反对者将会减少阻力。

以色列是最先倡导基因咨询。用 Gurion 大学的一位研究员的话说:"优生思想在 [在以色列]正大行其道 ^d"Gideon Bach 是耶路撒冷 Hadassah-Hebrew 大学医疗中心的遗传学领导者评论:

我们现在知道多数人的病症有其基因背景,我们获取工具来学习处理和防止或者治疗这些病症...。以色列与许多内部相互通婚的族群,已经证明了一个充满基因探员的人类的实验室。 这使得追踪族群内婚与同宗通婚的基因反常现象更加容易。"

a Levinas, E., Totalite et infini: Essai sur l'exteriorite, Coll. Biblio Essais, No. 4120, 1971, 頁 310; 引用自Missa/Susanne, 頁 97.

^b Pembre, M., "Prenatal diagnosis 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 *A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Group of Advisor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October 1994, 頁 3-4; 引用自 Missa/Susanne, 頁 38-39.

^c Brock et al.

d Traubmann, 2004.

e Elliman, 2001.

Ashkenazim 族人,一直到最近四十年前多半族内通婚,以至于产生十二种高频率隐性遗传病。大家熟知能详的是叫做 Tay-Sachs autosomal 病症,是 1881 年由英国的眼科医生 Warren Tay 给于的描述。这种病是由脑子缺乏关键的酵素来分解身体的肥腻废弃物的遗传性所造成的。如果两个父母同是基因的载体,孩子有 25%机会遭这个疾病和 50%机会变成载体。在美国 27 个犹太人中有一人载有此基因。 遭受疾病的婴孩起初看上去正常,但在几个月以后对声音变得过敏。孩子最终变得聋,瞎,精神智滞和对外部刺激无反应。在五岁以前就会死亡。

1985年,犹太教教士 Joseph Eckstein 援引圣经和 Talmud,建立了叫做"Dor yeshorim" (公正的世代)的国际基因测试程序计划,打算预防孩子先天患上病症。在计划中正统的犹太学生被测试确定他们是否载有基因。如果仅有一方是载体,想要结婚的情侣或是未来的父母并没有被劝告解除婚约,但是如果两方测试都是肯定的载体,他们则被建议选择不同的婚姻伴侣。

以色列是世界上筛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测试超过一万人。^a作家 Naomi Stone 表达了什么是一般犹太人对 Tay-Sachs 的预防态度:

或许疾病可以从整个的人口中根除掉,如果这是实际情形,谁可能理性地表达疑虑呢?... 我是 Ashkenazi 犹太人,我知道我的义务是正确了解我的病症升高的风险因素。b

可理解地,在美国残疾人社区代表之中经常抵抗优生的施行。生物伦理学家 Adrienne Asch 写道:

我之所以反对产前测试和有选择性的堕胎是来自一个道德的信念,相信伤残是值得活的和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能够欣赏和养育所有人的生活,而不管外在环境给与他们什么自然资源。

加拿大伦理学家 Tom Koch 也抱持同样立场,相信所有疾病是人种的变化的一部分。d 另一加拿大反对优生学的残疾人的运动家 Helen Henderson 更进一步地说: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的生活更加富有的因为我有多发性神经硬化,任何没有伤残经验的 人怎能了解得了呢?⁶

^a Elliman, 2001.

^b Stone, 2000.

^c "Disability Rights Advocates."

d Smith, 2002.

^e Herderson, 19999.

第三个加拿大人 Gregor Wolbring 先生主持一个网站刊登支持和攻击优生学运动,^a指出他自己反对优生学。

另外一篇网上的文件说道:

优生学的基本问题在于有些人根据声明或未声明的价值来决定哪些特性值得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那些不是...主要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社会优生学)或个人(个人优生学)所决定的特性在子孙或未来子孙身上是可以准许的。但是一个社会能够影响或主导管制社会/个人优生学的决定吗?有没有一个理性的方式来分辨 Tay-Sachs、 beta-Thalassemia 、 Sickle cell anemia 、 Thalidomide、 Alzheimer、 PKU、性别或性倾向、精神病、 Cystic Fibrosis、 Cerebral Palsy、 Spina Bifida、 侏儒症、 Hemophilia、 唐氏症、冠心病、骨质疏松和肥胖症。 一场性格大战正在开打,并从人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分出其他性格战场,这场战争必须停止。 b

当这个无名氏作者提出有关性格特性的棘手问题例如性倾向、侏儒症和肥胖症,维护 这些可怕的疾病是令人不安的,即使是害怕歧视这些遭受病痛的患者的基础是正当的。我 们的责任是保证我们确实地区分这些疾病而不是歧视这些病人。

科学方法

任何想要导向性行为的努力首先需要社会抛弃赋予人类生育既有的邪恶成见、仇视、恐惧和崇拜。"基于人类动物与整个生物界以及哺乳类的连续性,包括了紧密联系的灵长类等等,发展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正在根据动物生养原则来界定人类的生育,以便重新设定新的思潮。

基因选择假定基因变异;否则没什么好选择的。遗传能力是自然和人为淘汰测量的码 尺。遗传能力比分是数学交互作用,范围从1(一个父母亲特征不可避免地传递到孩子)到 0(孩子多多少少可能拥有它)。

动物畜养学正在密切研究经济特征的遗传能力。例如牛奶生产是 0.25,绵羊一岁体重是在 0.2-0.59,饲育场的肉用牛的肉获取所得是在 0.5-0.55 范围内,d欧洲和北美洲白人人口身高遗传能力是 0.9。"为了使用数据来研究双胞胎,Thomas Bouchard 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同事设置了个性的整体遗传能力在大约 0.5。社会态度的遗传能力更高: 0.65 为激进主义, 0.54 为坚持己见和 0.59 为宗教业余时间兴趣。 职业性兴趣相互关系大约在 0.36。f一项单一胚胎和双胚胎的孪生子的研究表示,同卵双生比双胚子的孪生显示了一种更高的

a www.bioethicsanddisability.org/eugenics.html

^b Eugenics-Euthenics-Euphenics.

^c Lo Duca, 1969.

d Bearden/Fuquay, 2000, 頁 2.

e Wright, 1997, 頁 25.

f Wright, 1997, 頁 147-148.

关联性,因而显得坦率,活跃,健谈,群居,外向,断言,镇静,自信,镇定,情感地稳定,亲切,礼貌,宜人,愉快,周到,整洁,系统,纯谨,有创造力,有想象力,原始创造性的,开放尝试,精致的,成熟老练,和灵活弹性的。符合模型的分析建议了大约40%基因,25%共有的环境,并且35%非共享的环境影响。a

虽然所有特征的遗传能力或组合可以沿这个同样标准来测量,但是这项智力争议备受注意。智商遗传能力的最低估计在人口一般是大约0.4,0.8 是最高估计。

如何扯开自然和哺育?采取同样的同一个人的智商比分与第二次测试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拿来当基准;它是 0.86 °b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家 Cyril Burt 找出很多分别地被扶养的同卵双生子。1966 年在他研究 53 个对同卵双生之中他报告了智商交互作用 0.77。当 Burt 死于 1971 年后,被指责虚报他的数据,这个丑闻成为重要新闻做的焦点。但是现在更多研究在做这个题目,而且 Burt 的研究结果一再被复制了,包括 Bouchard 的 8,000 对双胞胎的研究,结果出来是分开地抚养的交互作用为 0.76 和 0.87 是一起被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也在明尼苏达的大学的 Sandra Scarr 和 Richard A. Weinberg 的另一研究领养的孩子,养子的智商比分更积极地关联到那些他们生身父母,与他们的养父母关联比较少。d

自然选择不仅取决于基因变异而且是环境变异。二种形式的变异范围越大,选择淘汰的强度越大-即演化的速度越快。数千年以来,没有任何达尔文的进化论知识,在"龙生龙"原则之下人们能成功地追求植物和动物的人为淘汰,通过养殖最中意的并予以交配。这仍然是动物育种家的首要方法学。当低变异或低遗传能力妨碍选择淘汰时,现代基因技术变成使用的工具:冷冻男性精液、分离男性精液和女性卵子的、刺激排卵、胚胎存贮和调动、体外受精和调动基因。

人工受精的用途使得优生措施运用于男性比对女性有效。例如,通过使用现代技术,理论上公牛可以用来生产每年200,000个繁殖的单位精液。"一头公牛已经有2.3百万个孙女。"此外精液可以冻结为长期储备和日后使用。

如果优质质量精液没有短缺,卵子同样也是。女人出生时所产的卵子当中的仅有一微小部分被受精。体外受精造成胚胎植入于原来母亲之外的子宫,这项技术可能造成人口质量的一次革命而没有形成数量上的瓶颈。

克隆是一个更新的技术,在过程中生物有机体通过无性手段拷贝一个相同基因,克隆在本质上是共通的,任何植物可以从切口增长或者动物组织可以在培养皿里再生产出来,这过程中也产生克隆。

在实验室克隆("细胞核调动")期间,一个个别有机体的基因代码被插入一个其细胞核被剥离的卵子当中,然后这个卵子被植入在"孕母"的子宫内,这跟已经做过的体外受精个案一样。出生的孩子则是捐款人的同卵双生。第一动物克隆在50年代末期生产了。在

^a Borkenau et al, 2001

^b Wright, 1997, 頁 61.

^c Wright, 1997, 頁 61.

^d Wright, 1997, 頁 63.

e Bearden/Fuquay, 2000, 頁 151.

^f Laris, 2002.

1993年美国研究员实验性地克隆了人作为一种治疗不育的可能方法,但这实验引起了批评风暴。直到1996年绵羊"Dolly"克隆才发生。科学家已经克隆的其他哺乳动物包括马狗、兔子、母牛、山羊、鹿、猪、猫、鼠和老鼠。

关于克隆的当前辩论集中于治疗式的克隆。例如从遭受心机能不全的人身上克隆细胞,将那些替换细胞发展成心肌,然后移植那块肌肉回到同一名患者,将来可能就不用害怕自体拒绝的可能性。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生育克隆-我们所怀孕的婴孩将以独立的个人形式被带来并且进入总人口中。生育克隆有二个理由值得追究:首先,用来战胜不育,其次,丰富人类的基因库。我这里提到后者意味着"优生克隆"。被克隆的胚胎以及在体外受精期间被生产的胚胎,在被植入子宫时也许是人、动物、甚至人造物。"我们能清楚看所有火车朝向的地方,而且我们不喜欢目的地"乔治布什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院长 Leon Kass 这麽写着。"显然 Kass 是一个敏锐保守的犹太人,也出来了反对死尸解剖、器官移植、体外受精、整容外科和性解放。Virginia Postrel 理性杂志的总编辑世纪回应 Kass 的看法并评论道"这不是关于20世纪,它是关于16世纪。"b

许多克隆批评源于一根本误解—那就是有意生产一致相同并缺乏任何个性的物种。这确定不是实际情形,并且这样实践从未被主张国。相反,它是期望生于克隆过程的人能够与生于传统方式的人的广大人口展开正常性关系,并进而以传统方式生育来加倍增加未来世代的有利基因的频率。

尽管一些广泛宣传成功,有些困难仍待解决,并且失败率高。例如,被克隆的动物经常有反常胎盘-这是影响大小和生存的因素。一部分的问题则在基因表达的反常性。

许多对克隆的抵抗来自宗教团体,但没有仅止于此。除了合法的恐惧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知识立刻进行人的克隆之外,对就其本身而言,克隆的抵抗是令人吃惊地与传统反对进化的论据相似—那就是它是"对人的尊严的攻击"。那的的确确是 29 个保守的政治和宗教领导对乔治布什总统在于 2002 年 1 月华盛顿时报演讲回应并且签字的一封公开信中所用的文本和标题。。

媒体从事了一次激烈反对克隆的宣传运动。我们有 1976 年小说的例子,Ira Levin 写的"从巴西来的男孩",1978 年改编成电影由 James Mason 担任主角,以及最近 2002 年的影片"星际战争第 2 集:克隆的攻击"。甚至有谣传克隆人的方法是否可以申请专利。

纽约时代周刊是完全正确的:"国会普遍反对生育克隆", d如果任何参议员或议员秘密地对此做法怀有肯定的的看法,他或她公开地表达此观点的机会绝对为零。2001年众院投票取缔克隆的所有形式,但参议院抵制了总驳回。国会因而一致决定定罪生育克隆,即使科学和学术社群的并没有一致同意国会的一致的决定。根据华尔街日报,"有些外交官说他们相信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主要想要得到国内政治与宗教保守分子和反对堕胎

^a Weiss, Rick, 2002, A10

^b Mooney, 2001.

^c Kristol, 2002.

d Stolberg.

活动家的支持。"⁶ 但是这样想法几乎不仅只局限在美国。在2003年11月6日,联合国投票表决80票对79票,15票弃权,差距极少地解决已经延迟二年的决定,在美国和梵蒂冈支持的表决下禁止治疗和生育克隆。一定数量的其他国家支持比利时提议取缔再生克隆当允许治疗克隆时。

畜牧业方法通常导致一个具体类型并根据非常严密的特征。对植物选种同样是如此的,品种富于多样的通常被一些单样的替换掉。但是如此做法对人类人口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人的选择淘汰,优生学的拥护者提议,目标是对基因变化的限制更加减少。多样性变化不只被看作是力量的巨大来源,而且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的整体部分。这可变性的减少,另一方面,是数学目标。优生学家争辩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母性管道和甚而一种更加严密的人的淘汰选择就留给亿万人类的生育过程。比较起来,所有纯种赛马源于三匹中东的公马,天择可以是更加严厉的。

e Bravin/Regalado.